四六：史提芬大馬

「……我們不同來了！」史提芬拿起身上的那具對話機，沒好氣氣同答。

「什麼！你們不同來，莎琳娜怎麼樣了？」

對方顯然吃了一驚。對話機同時傳來一陣嘈吵的音樂聲。

「米高，你們還記得問問莎琳娜？」史提芬話裡仍然有氣。「剛才，莎琳娜掉進海裡去了，幸虧有人把她救了起來。你們自己回去吧，別等我們了！」

「什麼？莎琳娜掉進海裡去！爲什麼我們不知道呢？她現在沒事吧？」米高更加吃驚。

「你們當然不知道啦！成班混帳，只顧喝酒，跳舞，連父親姓什麼也忘了！……」史提芬罵得興起，也不理麥奇和子薏在旁邊了。莎琳娜連忙對他使了個眼色。

「好了，你叫亞發開船把你們送到香港吧。然後叫他把船開回西貢去。你別理我們了，我們會自己坐渡海小輪回香港。」史提芬說完就把對話機放下，不再理會他們了。

大約十分鐘後，那小艇就開走了。

「明知風浪大，爲什麼你們剛才要坐上那小橡皮艇呢？」子薏問莎琳娜。

「因爲我暈船，想到沙灘上休息一下。」莎琳娜說。

「等會兒回香港，先拿一顆暈浪丸給你吃好了。」子薏說。

四點多鐘了，旅行的人陸續地離開了小海灣，楊老伯的小士多也清閒下來了。這時，子薏去廚房煮飯，麥奇就和莎琳娜、史提芬到小石屋門口和楊老伯聊天。

「麥先生，你今天救了我太太一命，我眞不知道該怎樣感謝你。」史提芬說。

「算了，對人怎能見死不救？而且我並不知她是你的太太，是我的朋友才跳下水去救她的，你何必謝我呢？」麥奇淡然一笑。

二二八：魔鬼纏身

阿占曰：「也你咬得咁凄涼，吓？是否有男人陪你唔過得日子？」

安琪曰：「咪喇，抽番隻手喇，畀人見有也好呢？」

阿占一於不理，一指定中原，搞到安琪呱呱叫，曰：「占哥，你想點嘅！」

阿占曰：「爲乜事搵人輪我大米！」

安琪曰：「乜咁難聽！你享盡咁凄涼喇，珍妮花，溫柔喇，同仙蒂都係靚女。」

阿占曰：「你人緣我大米！」

安琪曰：「我肉緊，所以要搞下你。」

阿占曰：「唔好喇，你想搞番隻手喇，畀人見有也好呢？」

安琪撩住阿占隻手，曰：「唔好喇，你想搞，可以去酒店。」

阿占笑曰：「今次我不同你去酒店，我哋去打天醮，做野戰軍。」

安琪曰：「又好，都幾刺激。你縮番隻手先，有D溫柔。」

阿占抽番隻手出來，曰：「珍妮花、仙蒂兩個，是否教友？」

安琪曰：「然，但哋亦係魔鬼纏身，借你支軀殼嘅，但哋亦係魔鬼纏身，借你支軀殼趕鬼。」

阿占曰：「但不必出到迷暈我個槓喇！安琪，我問你，我哋是否老友？」

安琪曰：「當然係老友喇！」

阿占曰：「老友之間，如果有誤會，你認爲應該點辦呢？」

安琪曰：「占哥，我知你對我有好大的誤會。」

阿占曰：「你知就好，爲乜事搞到迷暈我，吓？我不信爲你兩個老友驅魔咁簡單。」

阿占抽番隻手出來，曰：「珍妮花、仙蒂兩個，是否教友？」

安琪曰：「然，但哋亦係魔鬼纏身，借你支軀殼趕鬼。」

阿占曰：「但不必出到迷暈我個槓喇！安琪，我問你，我哋是否老友？」

安琪曰：「當然係老友喇！」

阿占曰：「老友之間，如果有誤會，你認爲應該點辦呢？」

安琪曰：「占哥，我知你對我有好大的誤會。」

阿占曰：「你知就好，爲乜事搞到迷暈我，吓？我不信爲你兩個老友驅魔咁簡單。」

安琪曰：「眞不眞？想攞我命就眞，安琪，你究竟想點？」

安琪曰：「占哥呀！你隻手呀，搞到人鬼咁痛，我有阿媽生喇！」

阿占曰：「我肉緊，所以要搞下你。」

安琪曰：「唔好喇，你想搞，可以去酒店。」

阿占笑曰：「今次我不同你去酒店，我哋去打天醮，做野戰軍。」

安琪曰：「又好，都幾刺激。你縮番隻手先，有D溫柔。」

阿占曰：「我肉緊，所以要搞下你。」

安琪撩住阿占隻手，曰：「唔好喇，你想搞，可以去酒店。」

阿占笑曰：「今次我不同你去酒店，我哋去打天醮，做野戰軍。」

安琪曰：「又好，都幾刺激。你縮番隻手先，有D溫柔。」

阿占抽番隻手出來，曰：「珍妮花、仙蒂兩個，是否教友？」

安琪曰：「然，但哋亦係魔鬼纏身，借你支軀殼趕鬼。」

阿占曰：「但不必出到迷暈我個槓喇！安琪，我問你，我哋是否老友？」

安琪曰：「當然係老友喇！」

阿占曰：「老友之間，如果有誤會，你認爲應該點辦呢？」

安琪曰：「占哥，我知你對我有好大的誤會。」

阿占曰：「你知就好，爲乜事搞到迷暈我，吓？我不信爲你兩個老友驅魔咁簡單。」

安琪曰：「眞不眞？想攞我命就眞，安琪，你究竟想點？」

安琪曰：「占哥呀！你隻手呀，搞到人鬼咁痛，我有阿媽生喇！